

皖河口

黄复彩

年,眼前这冬季干涸而蜿蜒曲折细长的河流,究竟是蛇是蛟,谁人又能说清?

江淮之地的冬季雨水奇缺,对于一条河流来说,滩涂是必须的。宽阔的滩涂犹如河流之母,当夏季洪水肆虐时,滩涂吸纳了大量的水流,既解除了河流的困厄,又缓解了下游的压力。现在是枯水期,河水退到河床下,大片的滩涂让皖河静静地栖息着,像是刚刚生育过的母亲在将养生息,以备来年。而到了明春,当万物复苏,大地春暖,你再来看吧,那无边无际的大草甸子会让你怀疑走进了内蒙的大草原。天照例阴翳着,站在这一片天地之间,竟让人在一刹那间忘却了季节和时间。

灰黄色的牛群淹没在这片大草甸子里,直到它们走进我们的镜头。牛的进入,顿时让这片景致活泛起来,也生动起来。我们提着相机和摄像机往河堤下走去。牛群被我们这些突兀而来的人群吓坏了,它们咩咩地叫着,开始四散逃窜。牧羊人朝我们吼着,听不清他叫什么,我们只得站在河堤的斜坡上,有的则不忍这难得的镜头白白从眼皮子底下划过,他们躺在河堤上,拍摄这荒凉下罕见的一幕。风吹动着大草甸子,四野发出阵阵呼呼声,夹杂着牛群啃食枯草的嚓嚓之声清晰地传来,让人有一种想一头扑进去,扑进这广袤的大草甸子的欲望,在那片厚绒绒的草场上打一个滚,翻几个跟头,相互追逐打闹,或是骑在牛背上,对着那远处隐约的山脉孩子般地大叫几声。

冬季的皖河水流枯竭,几乎让我们开始怀疑它曾经的存在。季节的不同,河流自然会呈现出它不同的性格,就像人。河流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根本。就是眼前这条细得让中国的河流史忽略不计的皖河,却是古皖国的发源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皖国即在长河与潜水的交界处建立都城。薛家岗遗址的挖掘是人类文明史的一次重要发现,那些粗劣的生产和生活用具,证明早在六千年前,人类就开始在皖河流域繁衍生息。眼前的皖河也曾水深岸阔,也曾烟波浩淼,能灌溉良田,可行舟楫,甚至能走皇家的船队。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真实地记载了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出枞阳至皖口,登舟而入皖河,再登天柱山封禅的情形。可以想象到那逶迤的皇家船队前不见尾,后不见首的整肃与壮观,碧蓝的天底下彩旗猎猎,宫廷仗仗队用复杂的编钟奏出了浩荡的乐曲。

风刮得越猛,那片大草甸子上,无边无际的荒草海浪般翻滚,翻涌出一段段历史,一个个英雄人物,彩旗猎猎,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曹孟德、周公瑾、曾国荃、陈玉成,“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千百年来,浓稠的血液曾一次次染红了皖河,在这皖河两岸,究竟埋葬了多少英雄的白骨?究竟有多少冤魂难以还乡?逝者如斯,千百年来,皖河依然在默默地流淌着,一条皖河,经历了太多的征战与杀戮,听过多少战场上的厮杀,闻听过多少死难者的呜咽。历史更迭下的重生与毁灭,如雷如电如雾,而眼下,皖河却有着它特有的宁静,宁静得像一个睡熟了的孩子,那曾经发生的一切,像被一块橡皮轻轻地擦过,居然没留下一丝痕迹——这就是一条河,哪怕是一条如游丝的河流,它包纳千古,都摄天下。人啊,在如此的一条河流面前,还有什么可说的?

出皖河口,今枞阳有射蛟台,传汉武帝天柱封禅,曾在此射蛟于江。射蛟台的传说,以及古传《盛唐枞阳之歌》,我以为是古人专为汉武帝量身定制,以证明汉室帝王基因的强大。历史翻过一页又一页,一代代帝王皆成过往,往事越千

那年江藻旧亭台

史宁

1936年《宇宙风》杂志六月特大号刊出“北平特辑”,以怀旧作为总体基调,网罗了一众文坛名宿刊文,如周作人《北平的好坏》、废名《北平通信》,其中也包括老舍的散文名篇《想北平》。文章开头作者写道:“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是太多了,虽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十七岁才离开。以名胜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老舍出生于京旗之家,他的祖辈皆以京城为故乡,然而在25岁去国之前,这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却没过过都门胜地的陶然亭,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些匪夷所思。其实不难理解,陶然亭地处京城外城西南,“南傍城垣”;老舍所属的正红旗位居内城西北,他出生、读私塾、上小学、念师范都没离开过这片区域,陶然亭对于老舍似乎有些过于遥远。但好像又非如此简单。

陶然亭如今是南城一座知名的市民公园,内有大片水面,总能引人泛舟其上,平日也游人如织。有些人对陶然亭的记忆或许来自公园一角的儿童游乐设施,比如名为大雪山的巨型滑梯。那是当年为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模拟红军长征翻越雪山的场景。不少青年或中年人,一定还留存儿时在此乐此不疲攀爬雪山滑梯的美好记忆;又或者一些人对陶然亭的记忆来自湖心岛上高君宇与石评梅的墓地。中学时有几次清明节,学校就组织我们到公园里的高君宇与石评梅墓献花凭吊,陶然亭又这样同革命圣地联系在一起。还有些人提起陶然亭会马上想到曾经北京最大的露天游泳场……不同的人对陶然亭的印象各有凭依,然而大部分似乎忘却或是轻忽了陶然亭本身那座亭,那才是全园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建筑,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京城古迹之一。

陶然亭在三百多年中屡有起落,它的风雅终究还是使世人将之定格为中国四大名亭其一。滁州醉翁亭、长沙爱晚亭和杭州湖心亭皆地处长江流域,唯独陶然亭身居北方,而且处处呈现一番特立独行的面貌。辽金时代,此地溪流纵横,塘泽错落,宛如江南水乡。元代时,几个远来僧人寻觅久矣最终选定在这大片苇塘中央高地上建造一座慈悲庵。其地高亢,四围苇泽错落,蒲渚参差,又可远眺西山,野趣盎然。今天拾级登临慈悲庵山门,抬眼依然可见门上有“古刹慈悲禅林”字样。门内布局紧

凑,大体分前院、后院、北院和东院四部分,在元明两代,这个小庙始终寂寂无闻,在南城荒郊外独对夕阳,鲜有人至。直到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随着一个官员的到来,这里才开始逐渐为人所知。

官员名叫江藻,字鱼依,清顺治七年(1650)生于湖北汉阳。“鱼依”二字出自《诗经·鱼藻》:“鱼在在藻,依于其蒲”。其名好似注定此生与水结缘。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人到中年的江藻来到北京,任工部营缮司郎中。工部主管土木、水利、工程等官办产业,下设四司,营缮司掌管皇家官府、陵寝、坛庙、廊宇及营房,《红楼梦》里贾政就做过工部郎中,主管工程建筑。江藻的工作相对简单,负责监督治理慈悲庵以北的黑窑厂。元明时,都城外低洼处开窑制砖,久而久之窑坑遍地,雨水积存而成坑塘。清代北京城建设量减少,官窑生产成本过高,黑窑厂停办。此时江藻被委派“监督黑窑厂事”。显然,江藻并无多少繁琐事务,是份闲差。某天他偶然登上的一座高台,眼前蒲渚参差、塘泽错落的景象,令其“坐而乐之”。小慈悲庵慰藉了江藻无用武之地的落寞心灵,于是决定在庵内西偏筑一座小亭,供休憩与办公之用。几乎同时,他想到了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诗中末两句“更待菊黄家酝熟,与君一醉一陶然”意境,遂将小亭命名为“陶然”。说来也巧,陶然亭甫一建成,很快吸引一些文士的瞩目,纷纷前来亭中集会赋诗。亭子建成十年后,有感于亭小而客众,江藻改亭为府,名称一仍其旧。这成了陶然亭与其他三大名亭在外形上的莫大差异,也使许多第一次见到此亭的人徒生疑窦,明明是一座歇轩却为何称之为亭呢?大概只因江藻大爱“陶然”二字所含蕴的闲适感和骨子里那份特立独行。

清代京城旗民分治,外城遂成汉人聚居之地。科考兴盛,各省举子多从广安门入京,云集宣南,会馆林立。文士们生活趣味无非琴棋书画诗酒茶,他们逛书肆、入戏园,最多的大概还是聚而宴集觞咏。“诗为友朋而居者多”,在追求仕途的同时,宣南形成活跃广博的治学氛围与结社唱和的人文环境。宴集结社需要场地,彼时风景绝佳的湖光山色均为皇室官禁,于是宣南的法源寺、报国寺、松筠庵等地就成了他们的首选,其中名气最大者莫过于野趣横生的

陶然亭。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记:“城南隅旧有慈悲庵,介乎南厂之中,地洼,故饶芦苇,在处野水沧溟。康熙乙亥岁,工部郎官江藻监督琉璃窑时,偶游其地,乐之。为重修葺,增建高亭,额曰‘陶然’。春中柳烟荡漾于女墙青影中,秋晚芦雪迷濛于歇岸斜阳外,颇饶野趣,甚得城市山林之景。”慈悲庵内原有的文昌阁似乎也被土子重新发现,科考之前纷纷来此祭拜文昌帝君与魁星,希冀文运亨通。这个坐落于宣南的清幽古刹,城市山林,因文士们的频繁涉足而成为宣南独特的人文景观。有清一代,此亭享誉经久,长盛不衰,成为都中一胜。陶然亭所在的慈悲庵北西南三面均筑有矮墙可供倚眺,古代诗赋中也几乎写满了骚客“凭栏”的清姿愁绪。据考,到过陶然亭和慈悲庵的文化名人不计其数,或吟诗作对,或挥毫泼墨,留下作品的有260多位。几乎每个到过京师的文人,诗文中均有趣味陶然亭之作。经此改造,陶然亭声名日隆,超越慈悲庵成为南城幽境,自然也是文人时常聚集和流连之处。后人称陶然亭时常因纪念江藻而呼之江亭。

清代“江亭文人”代表当时文士主流取向和京师的人文氛围,在士林中极具影响力。他们有两项较隆重的雅集。第一次是道光十六年(1836)的江亭展履。古有三月三日上巳日水边沐浴祈福习俗,魏晋时改为宴饮游春,是为“春褉”。史上最出名的一次“春褉”,大概非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友人的兰亭之会莫属。此次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追慕向往的盛事。清代中叶的宣南士子意欲从根本上再现兰亭春褉盛典,他们呼朋引伴,携壶载酒,齐聚聚拢在江藻的亭台之上。道光十六年春,黄爵滋、徐宝善、叶绍本、黄濂、汪喜孙、陈庆镛六人做东,每人邀七位宾朋,共四十八人在陶然亭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集会,“修展褉之举”。三月三的京城还不够和暖,这次“江亭展履”改在四月四日。发起人意在“仿右军之例”,于是有了温翰初绘《江亭展履图》,张补山作《江亭展履记》。无论形式与内容上多么倾心兰亭春褉,实际上也终归差之千里。魏晋文士阶层思想自由而活跃,永和年间名士们生活普遍悠闲,旷达、清雅是整个时代的特质。就在江亭展履后不久,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向道光帝上《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系统提出弛禁鸦片主张,清廷

内部“弛禁”与“严禁”之争愈益激化。江亭文士皆为朝臣仕宦,面对国是日非,再无无法超越世外,诗酒之余难有兰亭雅集的玄远与飘逸。

第二次雅集是1925年的乙丑江亭修褉,由年届八旬的樊增祥等11人发起,计划上巳日召集百名文士在陶然亭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聚会。虽实到76人,规模也达一时之盛。不过这次雅集并未如道光十六年那次延后一月,而在三月三日如期进行。不过1925年北京的春天依旧寒意袭人,是日尘沙漫天,阴晦凄清,似乎给整个修褉笼上一层阴影。四个月前,冯玉祥发动政变刚刚将溥仪逐出紫禁城,清室颜面扫地,风光尽失。此次修褉参与者大多为逊清遗老,虽然他们也仿前例辑录一册《乙丑江亭修褉分韵诗存》行世,但字里行间已难掩悲感。20年前废除科举,士大夫阶层逐渐消失,如今遗老们纵使依然煮酒赋诗也更像一场自祭祭奠。陶然亭周围不仅有芦花苇塘,还有大片坟地,《大清会典事例》记载18个官设义地,其中之一就在宣武门外黑窑厂,即陶然亭附近。香家、鸚鵡家、醉静墓更是此地名墓。民国时的陶然亭早已不复“风景城南数此亭”的胜景,蚊虫滋生,乱坟成堆的景象似乎同乙丑江亭修褉的遗老们形成了天然的呼应,虽曰雅集,实际却更具凭吊与招魂的特质。况且自1914年起,京都市政公所先后将社稷坛、天坛、太庙、北海等原来的皇家园林作为新式公园陆续开放,北京的文化中心逐渐由外城迁往内城。1921年1月,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仪式选择在中央公园(原社稷坛,今中山公园)内的来今雨轩举行。新文化人已开始将目光从城南荒僻的陶然亭转向城市中心。乙丑江亭修褉谱写了士绅文化沦落的末世之音,不仅无法再现兰亭雅集的繁盛,与道光十六年的江亭展履也已大异其趣。

近代以来陶然亭的名气虽日渐式微,但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似乎依然成为风尚。鲁迅1912年5月抵京不久在日记中记:“与恂士、季市游生园。又与季市同游陶然亭,其地有造象,刻梵文,寺僧云辽时物,不知诚否”。俞平伯1931年10月7日记云:“陪父母亲游陶然亭,归后作《陶然亭追和雪珊女士题壁韵》三首附小序和《陶然亭文昌阁求签记事》一首。”他另有一篇《陶然亭的雪》写得清冷惆怅。不像老舍,更偏爱天坛北海这类皇家园林,八旗后裔的趣致到底和宣南士子有所不同。

远远近近的陶然亭。史宁 摄

2024.7.30



笔会



「文汇报笔会」
微信公众号

“社区学校救了我。”

最近,在上海嘉定菊园新区的社区学校,一位年轻妈妈说出这一句话,让人略略有点吃惊。

等她慢慢道出她的经历,谁都多少与她有了同感。原来,她是一位“新上海人”,在上海的大企业工作,也在上海成了家,有了孩子。大企业效率高,工作十分忙碌。她在上海,一家三口,小夫妻自己带小孩,两边老人没法来上海帮助他们。工作忙,家里忙,慢慢地,她就有吃不完,身体垮了。身体不好,心里又急,心理上也越来越焦虑了。

她变得沉默寡言,最后只能暂时病休在家,一边调养,一边照顾家里。无意间,她知道社区里有这么一个“社区学校”,抱着试一试的心思,找了个机会去体验在社区学校“上学”是怎么回事。一下子,她就被吸引住了。

她说,在社区学校,“找回了业余,找回了兴趣,找回了求知欲”。原来,人与人之间的“能够这样的和颜悦色”。她马上又补充了一句:这不是说以前周围的人们都如狼似虎,其实大家都善良,都是好人。但是,找不回“业余、兴趣和求知欲”这三样东西,大家在交往交流上就难以深深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和颜悦色”。

嘉定的菊园新区,是上海的“学习型社区”。它的“市民365课堂”,在全国都有点名气;设定“5+2”“黑+白”的上课时段模式,设置丰富多样课程内容,创新“线上+线下”“点上+面上”“课上+课

南风之薰

找回“业余”

李荣

后”“规定+自选”教学方式,吸引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学习活动。

学习型社区的理念是:“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社区学校,也可称之为“业余学校”。对于业余,有一句知名度很高的话,即“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业余”。在“工作伦理”盛行的时候,一般人们会把此话理解为:在业余时间也要有工作奋斗的激情和努力,才能事业有成。但在社区学校里遇见的那位年轻妈妈,却有了新的认识,她体会到“业余”有业余的感觉和兴趣,是人的生活多样色彩的一部分。

她在社区学校上了不少的“兴趣班”。她特别提到诗朗诵的课程,这里没有“嗓音条件”的限制,也没有“普通话咬字标准”的要求,投入其中的热情,就能让朗诵的声音添加光彩。她引了诗朗诵中学到的一句诗:“一缕春风,带来了整个一季的春天。放在平时,念这样的话,不说是无用、傻气吧,那也找不到足够的情绪和心情,来鼓动

起诗意的灵气。

但在“业余”,这就不同,不需要与任何“有用的标准”来挂钩,喜欢,就做什么。座谈中,她把这句诗引了好几遍,终于在生活中也感受到了春天。社区学校的校长在一旁说,她整个像换了一个人。确实,人既要有工作时间,也要有业余时间;既要有必须完成的任务,也要有“不是任务的任务”。

在社区学校,好像人人都找回了自己的兴趣。有一位69岁的老伯,与爱人一起报名参加唱歌班,每次上课互相搀扶着一起来,下课一起拉着手回家,越唱越爱唱,夫妻俩有了共同爱好和兴趣,共同的话题更多了,彼此的感情更好了。不少学员都说,其实,大家年轻时谁没有“唱几嗓子”的兴趣,兴致好的时候,边做事边哼个熟悉的调子,多有劲儿。只是,工作忙了,心思重了,顾虑得失多了,把本来有的各种各样的兴趣都磨灭了,减淡了,即使偶尔想到了,也不敢拾起来。

学员们发现,一旦找回了兴趣,这个兴趣就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不会有意钻个小道,抄个近路,走个捷径,而是会自觉自愿地严格要求自己。他们的体会是,只要是属于自己的兴趣,就不会在“轻而易举的轻松愉快”中去寻求,而是要在自找的难度和门槛上,“自讨苦吃”地去体会,去满足。这或者才是真正的“内卷”,只以自己内在的尺度和尺度来提供自发的动力,不糊弄、不求省力、不贪方便、不要滑头、不靠小聪明,遇到小难题,小难关,一时过不去,搞不定,也烦,也丧气,也想干脆不弄了,但是没过多久,自会“手痒”,又把那个兴趣找回来,兴致勃勃地摆弄起来了。相比于这样的“内卷”,我们如今一般所谓的“内卷”,只不过是“外卷”,全由外在的“杠杆”让自己的“螺丝”不断地在拧紧。

在一个烹饪兴趣班里,有一位学员描述了那种属于自己的“内卷”或称“自卷”的状态:她一直觉得能够自己

烧成一桌好菜,是一种美好的憧憬和享受。她决定从易到难,在班里先从主攻糕点和包子等的制作起步。没想到,这个起步点并没有她想象的那样简单,调味、成形等等关键步骤好不容易初步掌握之后,一个久攻难克的堵点难点,却一次次让她败退,那就是糕点和包子的完全发酵松软,没有“硬结”。有时候,差不多成功了,却始终差一口气。她为此叹气,觉得过不了关,干脆放弃吧。但没过多久,兴致又来了,又尝试了。这个过程里,除了周边、身边的“同学”,亲人满怀期待地试吃了一些,礼貌地点点头,说一声“蛮好了,反正可以吃了已经了不起”的话之外,其他的喘口气的“作品”只能由她自己的肚子慢慢“消化”了。最后,她终于琢磨出了攻克难点的好办法,做出的糕点包子让人由衷地道一声:“专业,比店里卖的还好吃。”

兴趣,让人找回了久违的求知欲。一些学员说,对于求知欲的真实感觉,已经有点陌生了。其实,与肚子饿了想吃东西的食欲一样,求知欲、好奇心,也会让人觉得“饿”,看到新鲜的东西,听到好玩的话、想到新奇的念头,都会让求知欲活动起来,有“再看看、再听听、再想想”的“饥饿感”。在一个“八段锦”的训练班里,有学员不仅认真地跟着老师做好“八段锦”的八段健身动作,体会这些动作外在内在的要领,而且还进一步思考:这一

套健身操有这么悠久的历史,代代相传,其中一定有深刻的内涵。由这一点求知欲,他做起了有心人,了解“八段锦”的历史传承,南八段、北八段,文八段、武八段的异同。如今,他有了一个自己思考出来的观点:八段锦之所以传得久、这么受欢迎,可能就是因为它适度而适中。一套动作做下来,既不是累得喘不过气,又不是轻轻松松“做了好像没做一样”,总之是“正正好好”,这与中国儒道“中庸”“自然”之理,或有相通之处。

找回求知欲,最大的好处是知人论世也更加真实、切己了。沪郊古镇南翔,历史上被称作“银南翔”,如今自称“小美南翔”。小而精美,小而恬美,小而韵味。“小美南翔”最新推出“小美夜课”:舞蹈、书画、手碟、魔术、彩妆,“小众而时尚”,让年轻人工作之余,“小小地美一美”。

这个“小众而时尚”,让人有点儿回味,它比“大众而时髦”更有真实的感受。人性总一方面需要与旁人合作,不至于成为“孤家寡人”;另一方面又应该多少与别人有点不一样,这样才能保持住自己的个性,具备真实的观察力和思考力。如果一味“大众而时髦”,网红打卡,人山人海,你好我好大家好,好在哪儿不知道,那么好东西固然是好,“叫好”叫得过度,让人感到“不至于这么好”。小众而时尚,既有一定的“同伴效应”,又能有自己的喜好和风格;既有“大家的好”,又有“自己的好”,真好!